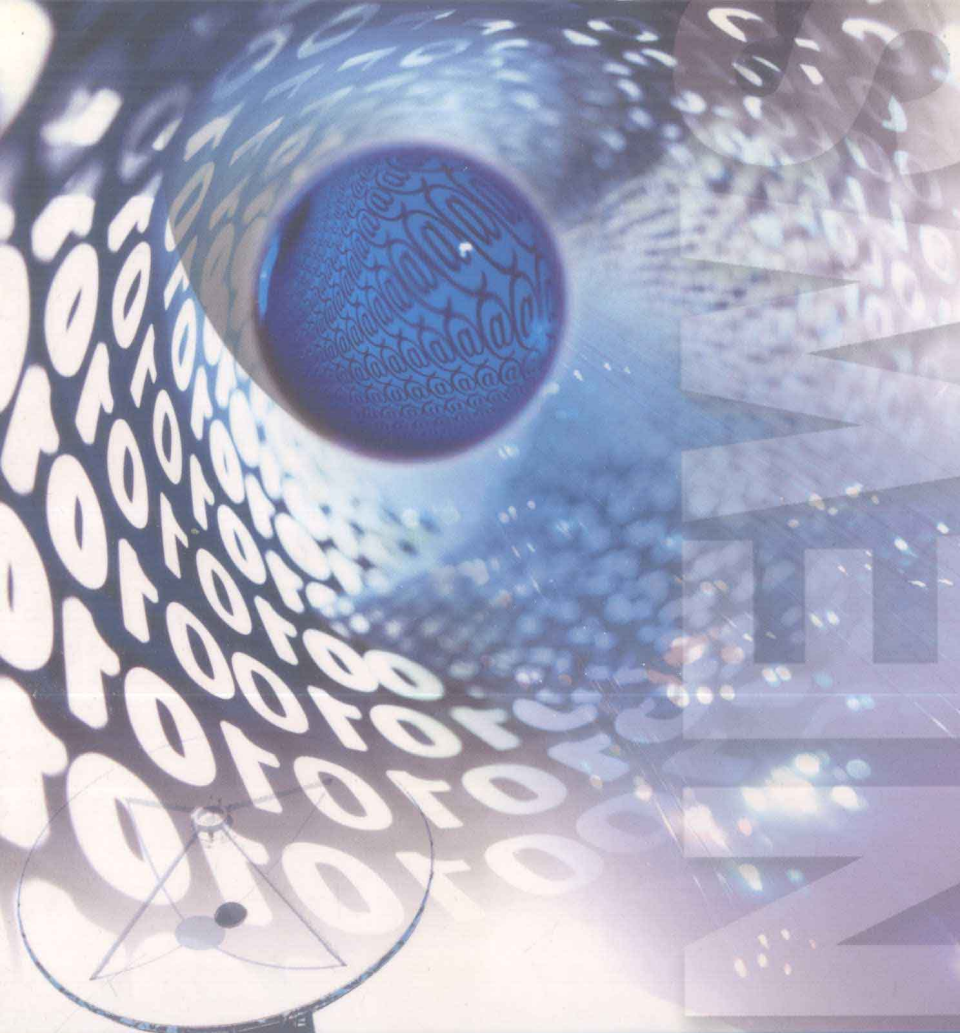




新聞傳播

實務研究

張駿德◎著

新聞傳播

實務研究

張駿德◎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新聞傳播實務研究 / 張駿德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6[民95]

面；公分. --(社會科學類；AF0048)

ISBN 978-986-7080-67-7(平裝)

1. 新聞學 - 論文, 講詞等 2. 大眾傳播 -
論文, 講詞等

890.7

95012877



社會科學類 AF0048

新聞傳播實務研究

作 者 / 張駿德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林秉慧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羅季芬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林孝騰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ISBN-13 / 978-986-7080-67-7

ISBN-10 / 986-7080-67-7

2006年7月 BOD 一版

定價：480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新聞傳播

實務研究

張駿德◎著

目次

▶ 第1篇 新聞傳播理論篇

- 008 試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係
- 015 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
——重讀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 025 大陸新聞改革的現狀與展望
- 040 試論科技進步與傳播方式革新
- 048 新聞工作者應重視新聞傳播學的再學習
- 053 信徒與勇士——論大陸當代記者的高風亮節
- 061 傳播心理學的體系構建與發展
——第四屆全國新聞與傳播心理研討會綜述
- 069 上海新聞傳媒結構變化與發展趨勢
- 081 大眾傳媒與城市災難應對——從「非典」事件說起
- 087 試論大眾傳媒與企業的互動關係
- 102 建立報刊發行量認證制度勢在必行
- 118 試論網路傳播對受傳者的心理影響

第2篇 新聞實務篇

- 130 漫談新聞敏感
- 136 採訪談話是一種特殊藝術
- 145 試論採訪中的心理感應規律
- 151 試論新聞、資訊與新聞信息量
- 157 新聞結構應適合資訊傳播的要求
- 162 試論新聞採訪中的全局觀念
- 168 深度報導與深入採訪
- 175 試析記者訪問的引導方法
- 181 論突發事件的採訪
- 187 論深度報導寫作
- 197 經濟新聞如何適應市場經濟形勢？
- 203 試論客觀報導手法與宣傳報導意圖的關係
- 209 增強新聞背景意識 開掘新聞資訊內涵
- 214 記者是「記」的「者」也
- 221 批評性報導應注意掌握好「度」
- 226 把握好戰役性報導的「度」
- 228 實行精品戰略 講究有效傳播
——上海《文匯報》改版的啓示
- 234 體育新聞報導應弘揚什麼？
- 237 試論大陸體育新聞傳播的誤區與報導對策
- 251 新聞評論的「立意」
- 256 深度報導的運用與發展態勢
- 264 生活服務類報紙的傳播特色與技法
- 273 讓通勤族上班路上看新聞——評《i時代報》的特色



第3篇 廣播電視篇

- 282 從當前大陸電視新聞革新看新聞報導理念的變化
- 290 試論電視新聞評論
- 298 研討大陸廣播新聞評論的特殊規律
——評《廣播評論——功能、選題與語言藝術》一書
- 302 試論城市電視臺的新聞欄目設置
- 312 聚焦經濟報導的欄目構成
- 318 關於電視頻道專業化的思考
- 326 頻率專業化與廣播事業發展前景
- 335 廣播新聞談話類節目的傳播特色與成功經驗
——析上海電臺《市民與社會》欄目
- 340 《新聞坊》節目特色評析
- 346 論電視新聞現場報導
- 355 公交移動電視的傳播學解讀
- 363 倡導廣播電視短新聞報導
- 372 論東廣新聞台全天候滾動播報重大新聞的創新意義
- 381 從本質上解讀海派文化的精髓
——評《精彩大陸·上海篇》
- 385 彰顯親情中的真善美——評《「謊言」》

- 389 附錄 張駿德主要學術成果目錄
- 405 後記

第1篇

新聞傳播理論篇

試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係

新聞學曾是傳播學的前身與源頭之一，而傳播學一旦形成獨立的學科以後，與新聞學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關係。大陸的情況又有些特殊，無產階級新聞學是在大陸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新聞事業的過程中形成的。1956年以後西方傳播學陸續傳入大陸，給大陸新聞學帶來了衝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傳播學對大陸的新聞改革帶來了新的理念與改革動力。目前，大陸的傳播學已成為21世紀的朝陽學科與基礎學科，與大陸的新聞學互相交融，取長補短，共同繁榮。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聯繫與區別

在研究本課題之前，有必要把傳播學與新聞學的概念弄清楚。

傳播學是一門以「人類傳播」或「社會傳播」為研究物件的學科。^①而社會傳播包括了大眾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等類型。

新聞學是研究新聞資訊和新聞事業的特點和規律、新聞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和作用的科學。^②它包括了理論新聞學、實用新聞學、歷史新聞學以及邊緣性新聞學等。

傳播學產生於美國，比較科學的說法應為在20世紀40年代形成獨立的學科；而美國的新聞學早在19世紀末就已完善。傳播學在20世紀中葉形成新的學科，正是適應了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發展的需要。以電子技術為標誌的第三次資

訊革命，加快並擴大了資訊傳播的速度與範圍。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語言學、新聞學以及數學等學科的學者們，從各自學科出發，研究資訊傳播的規律與傳播效果，而新興的資訊理論、控制論和系統論又為傳播研究提供了理論與方法。正是上述多種學科的交叉與發展，導致了傳播學的建立。^③可以說，上述這些學科都是傳播學產生的背景學科，新聞學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學科。而傳播學的建立與發展，又反過來推動其他學科、包括新聞學的發展。例如在新聞學的教學與科研方面，增加了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課程與傳播效果、受眾調查等研究課題，並引進了傳播學的定量分析以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傳播學與新聞學都是獨立的學科，它們研究的物件、重點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論和知識也不同，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與滲透的。

在1996年5月上旬，《新聞大學》編輯部曾邀請復旦新聞學院部分師生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系教師，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係」進行了討論。討論會最後形成共識：^④新聞學理論對傳播學理論的構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一旦構成，傳播學與新聞學產生了巨大的區別：

1. 二者的研究領域不同。新聞學只研究新聞媒介。報紙的四大塊——新聞、評論、廣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二塊。廣告研究近幾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於電視，只研究其新聞部分，60%以上的娛樂節目不屬於新聞學的研究範疇；廣播亦然。而大眾傳播學對6大媒介的全部內容都研究，領域要開闊得多；
2. 二者的研究側重點不同。新聞學主要研究新聞媒介內部

的規律，而傳播學研究媒介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影響，即效果研究，這部分約占70%；

3. 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聞學以邏輯推理為主，以某個理論為依據，推導出很多理論，屬於直觀式研究。至於大眾傳播學，我們對批判學派介紹很多，因為我們的思路、方法與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多問題、陰暗面。但不能因而誤以為批判學派佔有主導地位。西方大眾傳播學研究的主流是實證學派，無論是數量還是影響，都遠遠超過批判學派。
4. 二者的學科背景不同。大眾傳播學的理論範式很多，涉及的學科廣泛，如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等，流派繁多，觀點龐雜。可以說哲學有多少流派，大眾傳播學就有多少流派。相對而言，新聞學的學科背景比較單一。這是不利於它發展的一個因素。

在那次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形成了共識：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的關係，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滲透，共同發展。

二、對引進西方傳播學的認識

事實上，大陸的情況有其特殊性，大陸無產階級新聞學是在大陸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新聞事業的過程中形成的，其核心部分是黨報理論，有關黨性、真實性、思想指導性、戰鬥性、群眾性等原則都是在延安整風時期（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後形成的，形成了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好傳統。這為建設大陸特色的無產階級黨報理論奠定了基礎，這些理論與原則

至今仍是我們辦報（臺）的指導思想與原則方法。問題是要不要引進、能不能引進西方的傳播學，並與大陸實際相結合，形成並發展有大陸特色的傳播學？

在這個問題上，矛盾鬥爭實際上一直不斷：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復旦大學新聞系編輯出版的《新聞學譯叢》就已開始翻譯、介紹傳播學原理與知識。可惜不久的反右鬥爭，使這種翻譯、介紹中斷。

70年代初，復旦新聞系編輯出版的《外國新聞研究資料》又翻譯、介紹傳播學。隨後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內川芳美教授與美國著名傳播學學者宣偉伯相繼到復旦新聞系作傳播學講座。傳播學開始在大陸流傳。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種認為西方傳播學是「精神污染」、「不適合大陸國情」的思潮氾濫，對傳播學的研究又進入低谷。以《新聞大學》雜誌（季刊）發表傳播學論文的資料為例，從1981年創刊至1987年間，14期共發有關論文16篇；而1988至1992年間，20期只發有關論文4篇；1993年至2000年間，32期共發有關論文64篇。顯示了中間的低谷現象。

直到1997年，傳播學與新聞學一起被確認為國家一級學科以後，上述這種思潮才開始消退，但還繼續存在。

三、傳播學對大陸的影響與作用

那麼傳播學作為一門科學，在20世紀80年代引進大陸以後，對大陸的學科建設尤其是大陸的新聞改革起了什麼影響與作用呢？

筆者認為有兩大方面的積極影響：

一是促進了大陸新聞觀念的更新與改革，推動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陸的新聞改革。

首先是資訊觀念在大陸的確立，承認新聞事業是大眾傳播媒介，新聞的基本功能是傳播資訊，新聞報導只有在傳播資訊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宣傳政策、輿論監督，溝通情況、傳授知識、文化娛樂等多種作用。因此，大陸的新聞媒介都在廣大報導面、增加信息量、提高資訊質上狠下功夫，採取了各種措施，取得了豐碩成果。

其次是受眾觀念與傳播效果理念。新聞要努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多層次、多方面的需要。新聞只有為受眾接受，才能發揮其社會功能。受眾不需要的新聞，沒有存在的價值，實際上不是新聞。辦報辦臺，最要緊的是瞭解自己的受眾——讀者、聽眾、觀眾。新聞要努力加強與群眾的貼近性、可讀性、趣味性。這些先進理念推動了報紙改版與電臺電視臺欄目改革。

還有一些先進的傳播模式、包括資訊反饋機制的引進，都對大陸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聞改革產生了開拓性的推動力。

這些觀念、理念、模式、方法不僅沒有與我們傳統的辦報辦臺理論與原則發生衝突，而且相融、相補充，其中一些受眾調查與傳播效果研究的方法還成為我們改進新聞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進了新聞學的學科建設。

傳播學中的社會控制理論和「把關人」學說、媒介研究、社會功能理論、傳播符號研究、傳播效果研究、受眾研究等，都拓寬了新聞學研究的思路與課題。傳播學反過來成為新聞學學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新聞院系中設立傳播學課程很有必要。有人擔心，目前的新聞教育中出現了「用傳播學統一新聞教育天下」的傾向，擔心「用傳播學代替新聞學」會導

致新聞教學的失敗。這實際是一種杞人憂天現象。目前教育界確實存在某種一哄而起辦傳播學系（專業）的泡沫現象，但這與用「傳播學代替新聞學」是兩碼事。正規的新聞學教育仍堅持著它的傳統特色，而加進了傳播學教育的內容，更有利於新聞人才的全面發展。

傳播學已成為21世紀的朝陽學科與基礎學科，它的研究物件廣泛，涵蓋新聞、資訊、宣傳、廣告、公關、文化、娛樂等各種傳播現象，並與經濟、政治、文化、宣傳、社會教育等各個領域交叉；研究方法多樣，綜合採用了思辨、實證、定量、定性等各種有效方法；研究意義重大，適應了資訊社會、知識經濟、網路時代、國家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傳播學理論與知識，已是全球資訊化與21世紀大陸經濟和社會發展之必需。

本文結尾不妨講一個故事，活躍一下大家的思路：

大陸之大，無奇不有。據媒介報導：⑤某大學教授為推廣魔芋種植，幫農民脫貧，數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獨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戶宣傳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幹部宴請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東道主若不收這錢，他就不吃……他常年離別妻女，離別大學講壇，帶走多年的工資積蓄，常年流浪在窮鄉僻壤。風霜雨雪磨礪著他那早已皮包骨頭的淒慘病容。不戴眼鏡，他像要飯的盲流；戴上眼鏡，他像混飯的騙子。任憑他出示蓋上公章的介紹信，很多村民還是拒絕接待他。何況教授不在大學好好教書，拄著打狗棒，到處探頭探腦，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錢財失，只好沿途乞討。最後腿被蛇咬，教授差點死在破廟中。

這個教授似苦行僧，是書呆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資訊傳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眾傳播的道理，先出

書，或在報上、電視節目中亮相，講解他的魔芋脫貧效果，情況就大不一樣；如果他懂得組織傳播的道理，依靠當地黨政領導，有領導有組織地推廣科研成果，情況也較好；如果他懂得公共關係與人際傳播的道理與方法，橫向聯繫各路投資者與志同道合者，組建一個魔芋開發公司，再來一個典範示範，面上開花結果，就像袁隆平種高產雜交水稻那樣，那這位教授可能早就成為知識經濟的帶頭人了。可惜，他什麼好辦法也沒採用，還是用小生產的那一套，當然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可見，傳播學成為基礎學科，決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應在大陸「本土化」，進一步普及，從書齋與課堂上解放出來。在當代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運用傳播學的道理解決大陸資訊傳播中的種種問題，從而進一步發展大陸特色的傳播學。

（原載陝西《新聞知識》2002年第2期）

注釋

- ①引自張國良《現代大眾傳播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 ②引自餘家宏等《新聞學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頁。
- ③引自張隆棟《大眾傳播學總論》，大陸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 ④引自《本刊編輯部召開學術研討會》一文，《新聞大學》1996年秋季號第4頁。
- ⑤引自童牧野《沈重與輕鬆》一文，2001年10月23日《國際金融報》第4版。